

## 天鹅闹春光

孙成文

在宽阔的大洋河中，成群的白天鹅在自由自在地戏水。它们时将头部探入水中，轻轻拍打水面，似乎在寻找食物；时而在水中悠闲地游弋，或在岸边梳理羽毛，偶尔还会抬起头来，优雅地展翅，发出悠扬的鸣叫声。那洁白的羽毛在阳光下闪烁着银白色的光芒，显得格外高贵。它们不时会在河流上低飞，那细长的颈项、宽大的翅膀、蓬松的尾羽，姿态丰盈。随着翅膀的每一次拍打，河水在翅膀下泛起涟漪，仿佛是天鹅在水中绘出的幽雅美妙曲线。那清脆的叫声，有时是单独一声长鸣，有时是群鹅齐鸣，声音在河面上回荡，让人感受到一种宁静与和谐。

3月份之后，丹东、凤城、东港的微信视频号作者陆续推出了大量的大洋河上白天鹅的作品。

看到这些远中近景相结合的画面，的确有一种心驰神往的冲动。而其中一个视频让我格外感兴趣。

太阳快落山时，十几个村民手里拎着塑料桶在河滩上走来走去，天鹅们看到村民靠近，便缓缓游向岸边，伸长脖子，好奇地观察着村民们的一举一动。村民们将玉米粒一把一把地抓出来，撒在临水的河滩上，但是天鹅们似乎一点也不害怕撒粮的村民，纷至河滩，在撒粮的村民周边不停地啄食……天鹅们的鸣叫声此起彼伏，既有欢快的叫声，也有对食物的渴望声……

看看字幕，这是村民给迁徙的天鹅们喂间食。地点是大洋河流经凤城市蓝旗镇红土地村梅家堡子河段。

哦，我一下子想起来了，这里不正是村民老李承包的那一段大洋河吗？认识老李是大寒那天，也是他承包的那段大洋河冬捕日。我是跟着弟弟去拍一些冬捕的视频。老李跟弟弟因为前几年拍天鹅而熟识。

看见有一段没有结冰的河面上，游弋着几十只天鹅的景象，我便好奇地问老李缘由，老李说今年的丹东属于暖冬，所以一些天鹅就飞到这里过冬，当然也是因为在这里不但水质好，更有一些间食的待遇。

“间食？”我有些发蒙。但老李似乎并没有直接回答我的疑问，而是带着有些得意的神情告诉我：大约8年前，仅有几十只天鹅来此短暂栖息，等到了2022年这里来了大约1000只，2023年是2000多只，2024年就有3000多只天鹅来此光顾了……

之后，老李便介绍起眼前这条大洋河了。大洋河，是黄海在辽东半岛入海河流。它发源于辽宁省岫岩满族自治县偏岭乡一棵树岭南侧。流经辽宁省岫岩县、凤城市、东港市，至东港市黄土坎镇入黄海。

而老李正是大洋河下游的东港市龙王庙镇人，从小时候开始，老李就喜欢在大洋河边钓鱼……说起对大洋河的感受，老李那是话语滔滔又不失深情。长大以后，老李去外地做生意，这一去就是十几年，赚了钱后的老李回到家乡，再去大洋河钓鱼，却发现鱼是越来越少。经过一番打探，才知道，他离开家乡这些年，大洋河滥捕现象比以前严重了，河里的野生鱼就越来越少了。

但是这之后的十几年里，大洋河流域的县市制定了好多关于大洋河治理和保护的政策和地方法规，加上大洋河两岸的村民对大洋河的保护意识逐年增强，大洋河的水质也明显变好，河里的小鱼小虾也多了起来。老李很是健谈，尤其说到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常识，那更是头头是道。

“最近这四五年，在我承包的这近20公里长的河段，对岸有四五万亩的玉米地和水稻，都是采用机械收割，一亩地遗落下的玉米和水稻至少也有四五十斤，但是捡拾粮食的村民发现，总是有大量的天鹅来田地地里觅食，于是就放弃了捡拾，留给天鹅们当‘间食’吃。”

说完这些话，老李带着微笑再次看向我，我也从他的叙述中找到了这里天鹅一年比一年多答案了。

说起给天鹅投放“间食”这事儿，旁边一个正在看监控的村民兴致勃勃地告诉我，随着近几年天鹅的数量增多，老李和一些热心的村民每年都要在天鹅迁徙来大洋河这一时段的傍晚投放一些玉米，以保证那些没能吃饱的天鹅有更好的体能储备飞到下一个迁徙地。

“你还别说，这些天鹅对大洋河挺知道感恩的，去时成对，再回来时，就拖家带口在这里安营扎寨了。”说到这里，老李竟然开心地哈哈大笑起来。

就在这篇文章即将收尾的时候，我收到了老李发来了的一个视频：

夕阳的余晖洒在大洋河上，河水波光粼粼，闪烁着金色的光芒。数不清的白天鹅在河水中戏水，它们的羽毛在夕阳的映照下显得格外洁白。有些天鹅低着头，用长长的脖子在水中寻找食物，它们的身影在波光中若隐若现。另一些天鹅则自如地漂浮在水面上，它们的翅膀轻轻拍打，留下一道道波纹……

好一幅大洋河天鹅夕照图！好一派大洋河天鹅闹春光！

本版邮箱

lnrbffk2023@163.com

## 北大荒三味

肖复兴

雁来。倒是看到几只母鸡乱蹦乱踩，踩坏了一个大雁蛋，蛋黄流了一地，怪让人心疼的。

有人说：算了吧，别回头把大雁蛋都踩坏了，多可惜呀！

于是，我们把剩下的大雁蛋从鸡窝里拿出来，回到宿舍，放在脸盆里，倒上水，煮熟吃了。

一点儿也不好吃。和鸭蛋鹅蛋一样，有一股很腥的味道。

那几个大雁蛋，如果我们不是梦想孵小雁，不成之后把它们吃掉，它们会变成大雁，飞翔在北大荒的上空吧？那时候，流行一句话：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读了小说《雁飞塞北》，就觉得自己真的是一只飞翔在北大荒的大雁了。其实，远不是，自己不过是一只尚未出壳成鸟就被浪浪于青春摇篮里的大雁蛋。冒出这样的想法，有些顾影自怜，却是真实的。

一辈子，只见过这样一次大雁蛋。

### 扁豆

北大荒的扁豆，比北京的好吃。

第一次吃，是1968年7月，到北大荒第一天的黄昏。我们要过七星河到大兴岛，那时河上还没有桥，要乘渡船过河。河水弯曲，水道复杂，水底又有水草错综蔓延，天说黑就黑下来，河面上又一片浓雾笼罩。安全起见，农场领导把我们安排在当地大礼堂，打地铺睡一夜，第二天清早过河。这一天晚饭，大家分散到老乡家吃饭。我到那户农家时，一盘热腾腾的饺子已经端上小炕桌。饺子馅是用扁豆和猪肉做的，没放酱油，非常绿，真香，比在北京吃的扁豆馅饺子香，贪吃吃撑，暂时忘了北京，忘了家。

非常奇怪，57年过去了，至今还记得那天黄昏时吃的扁豆馅饺子。

扁豆花很好看，在北京我住的大院里，很多人家门前种有扁豆，紫色的小花，对瓣

开，迎风摇曳时，像紫蝴蝶，摇头晃脑，使劲儿地飞，就是飞不起来，很着急的样子，特别好玩。北大荒的菜园里，扁豆架一排排，仿佛列阵的仪仗队似的，要气派得多。满架扁豆花盛开的时候，紫莹莹的，一片片铺开，涂抹着北大荒夏天最娇艳高贵的色彩。

扁豆并不是为了好吃，才让花开得好看，好吃的菜开的花不见得一定好看，正如娶进家门的媳妇，人好不见得长得好看一样。但是，人好又长得好看的媳妇，到底还是让人喜欢的，扁豆就是这样让人喜欢的一种菜。

不知别人怎么看，我觉得最好吃的扁豆，是干扁豆，北大荒叫作干豆角子。北大荒冬天长，青菜不易保存，会将很多菜晾晒成干儿，最常见的是茄子和扁豆。过年的时候，将干豆角和猪肉加粉条一起炖煮，是一道美味无比的年菜，扁豆浸透了肉味，很香，特别有嚼头。也有把干豆角水发之后，和猪肉一起剁馅包饺子，和新鲜的扁豆不一样，里面有夏天的滋味，也有秋冬两季时光经过的滋味，像一幅老照片，褪了色，卷了边，却更让人感慨回味。

头一次回北京探亲，老乡看我爱吃干豆角，特意装了一大包，让我带回家。在北京，没吃过干豆角，照着北大荒的做法，包了一顿饺子，全家人都爱吃。

这种干豆角，得是北大荒特有的油豆角。回北京后，用市场买回来的扁豆晒干，不是那味儿。

### 西瓜

我们二队的最西边，专门开辟了一块荒地做瓜园，种西瓜和香瓜。从西瓜还未完全成熟，到拉秧罢园，从夏天一直能够美美地吃到秋天。那时，瓜园是我们知青的乐园。

西瓜刚刚结果，在瓜园里就搭起一个窝棚，每天从白天到夜晚都会派老李头儿看



本版插画 董昌秋

## 千里共醉“荷塘月色”

汪 鹏

穿校服的广东男孩教我挥荧光棒画菱形，说这是南粤的雨燕。后排上海阿姨用吴依软语喊“凤凰涅槃”，被我们齐齐带跑偏成“凤凰炖酸菜”。唱到《最炫民族风》时，整个看台都在跺脚，震得我兜里揣的松塔酥碎成末，旁边成都妹子的喊声绝对能冲上云霄。唱到《荷塘月色》“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时，广东老爷子突然用粤剧腔接了声“唉呀呀呀”，全场掌声盖过了音响。

散场后，我在凌晨的沙面岛游荡，穿人字拖的青年还在弹着《荷塘月色》，戴耳机的白领经过时，不自觉地看凤凰传奇的鼓点。

回程飞机上，我想：这年头谁不会在KTV里唱两嗓子？可为啥还要千里迢迢来看现场？大概因着荧光棒扫过脖颈的灼热，

## 辽西有古城

姜 楠

瓜鱼，拿蒜泥拌！”油锅里的咸鱼饼子滋滋冒泡，焦黄面壳裂开缝，露出雪蒜瓣似的鱼肉。

十字街口的石牌坊底下，穿枣红马甲的老汉在摆弄皮影，影子投在万历二十八年立的功德碑上，“宁远卫城”四个字让风雨啃花了边。城隍庙后身的文庙里还生长着两株老银杏，枝丫上系满了祈愿带，风一过，满院子哗啦啦地翻红浪。

晌午，拐进东门里胡同，老宅门墩上晒酱缸的妇人冲我说：“尝尝榆钱饭不？”新摘的榆钱拌玉米面一起煮，就着虾酱吃可真下饭啊。海里的鲜碰上树上的春，感觉舌头都要打战了。

东街文庙的飞檐下，晾着几串红辣椒。看门人介绍：“袁崇焕当年就在这儿读书。”祖氏石坊的纹路被岁月啃得模糊，有导游正拿激光笔照出裂缝里的刻字。文庙西墙有块残碑，拓片的老头说碑上记着崇祯二年的海啸。走到将军府，门不让游人摸得透亮。后院老梨树长出了白芽，树根拱起块条石，刻着“马厰”二字。

暮色爬上钟鼓楼飞檐时，茶馆飘出影影绰绰的唢呐声。老茶客们围着火盆，讲天启

## 探访牛河梁

(组诗)

李铭

苏秉琦的目光里  
埋藏着一座五千年的庙宇  
每一脚印  
都是通往红山的石梯  
放大镜下  
陶纹舒展成河流  
他逆流而上  
在泥土深处  
触摸女神的呼吸

坛与冢  
在召唤下苏醒  
这个叫苏秉琦的人  
说出的话石破天惊  
“女神是中华民族的先祖！”

### 女神塑像

她的额头  
簪饰微线  
系带轻垂鬓角  
耳垂的穿孔  
回荡五千年风声

安详的脸庞  
在泥土中鲜活  
玉石的眼睛 凝视着  
牛河梁林涛声声  
她的残缺  
比完整更完美

### 玉猪龙

一青一白  
背对背 头向下  
双腿交叉  
在时光的褶皱里 沉睡  
身体蜷曲 如龙  
也藏着猪的憨厚  
熊的力量  
鸟的轻盈  
鱼的灵动  
龟的沉默

是礼器，还是信仰？  
五千年的泥土  
将它打磨成  
一块温润的谜

### 积石冢

那些石头  
是长了翅膀的  
从远古飞来  
飞了五千年时光

那些石头  
是会说话的  
在牛河梁的风中  
喃喃自语

那些石头  
是会歌唱的  
文明的曙光  
一直在被大声吟咏

### 大雁蛋

刚到北大荒，我们二队的边上有许多荒地，我们干的活儿，就是把一些荒地开垦出来，来年种上大豆。当时，管这样的活儿，叫“清理地号”。地号，是规划出来的地块，编号便于管理。

那些地号，是几百年来未曾开垦的处女地。当年，肖洛霍夫曾经写过一部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处女地，这当然是个好听的词，其实，就是一片荒草甸子，间或有一点儿荆棘灌木和野树棵子。这些树棵子是枯死的树根，当地人叫作王八柳，是野柳树的一种。别看只是树根，非常粗，非常深，盘根错节，很难清理走。我们先在树根周围用镐头刨出一个大坑，然后用粗绳子绑在树根上，拖拉机在前面拽，我们在后面推，才能把这一棵王八柳请走。

那天，在挖一棵王八柳的时候，在旁边的荒草丛中，发现了五六个大雁蛋。来北大荒前，我看过林子写的十万转业官兵开发北大荒的长篇小说《雁飞塞北》，其中写到大雁，都是落在荒原的草甸子睡觉、下蛋的。我第一次见到大雁蛋，很好奇，很兴奋。没有鹅蛋大，灰色中带一点儿绿头儿，阳光下闪闪发光，静静地躺在那里，很惬意的样子，根本想不到会被我们几个知青蜂拥而上，统统拿走。

有人提议拿去孵小雁。来到北大荒，看到过大雁，都是落在天上飞，要是能养几只小雁，看着它们长大，该是多么有意思的事情。初到北大荒，我们想入非非，都是从小说里看到的情景。

把这几个大雁蛋拿到老乡家，放在鸡窝里。我们想得简单，母鸡趴窝，能把鸡蛋孵出小鸡来，就一定也能把大雁蛋孵出小雁来。可是，一连好多天过去了，尽管我们眼巴巴地盼望着，母鸡也没有把大雁蛋孵出小



本版插画 董昌秋